



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

第2辑

主编◎陈志伟



马桶读本

夏 阳◎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

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

第2辑

主编◎陈志伟



马桶读本

夏 阳◎著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马桶读本/夏阳著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
2011. 8
(2010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/陈志伟主编. 第2
辑)
ISBN 978-7-5490-0262-7

I. ①马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
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0856 号

马桶读本

夏阳 著

责任编辑: 何荣昌

设计制作: 涵丰工作室

封面设计: 杏子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曹家巷1号

邮政编码: 730030

电 话: 0931-845487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网 址: www.gswenhua.cn

印 刷: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厂 址: 广州市海珠区三滘村瑞宝路大千围二横路2号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字 数: 106 千

印 张: 4.75

版 次: 2011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8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490-0262-7

定 价: 200.00 元(全10册)

如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序：从马桶之臭到烧鹅之香

文/周晓洪

俺有个习惯，蹲茅厕时常要读点什么，否则不能正常。逮着什么读什么，有时拿张广告单也能坐马桶上从头读到尾，近两年读的多是小小说。当然，和夏阳写这种文体有关。

对此，俺婆娘特烦，一听她数落，俺就搬出俺老乡欧阳修，欧阳修就说过：“余生平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：乃马上，枕上，厕上也”。

俺说到欧阳修时，闭眼晃脑，待言毕睁眼，发现婆娘正一脸的鄙夷。她斜睨着俺，说，欧阳修？你的狐朋狗友……

有天，和夏阳还有雪弟聚一起吃水煮鱼时，聊起此事，雪弟听完，笑。夏阳听完，却不笑。数日后，他在博客上突然宣布，他要出本书，专为人蹲坑方便时看的，书名就叫《马桶读本》。

他请俺写序时，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：受你马桶上读小小说的启发，捣弄出这书，所以序就由你来写。

书稿，几个月前就已交俺手，但第一个通读全篇的不是俺，是一美女画家。读完，她说：确实是本好书，适合如厕人士人手一本，尤其是你们男人。她还说，这《马桶读本》若配上些漫画，风韵味儿的，文之鄙俚以画而形色，画之风趣则以文添名。

好一个“文之鄙俚以画而形色，画之风趣则以文添名”，俺不由想起了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序里的那话儿：“此录语言鄙俚，

不以文饰者，盖欲上下通晓尔，观者幸详焉……”

今天上午，再次详读这本《马桶读本》，掩卷之余，俺想，孟元老的那话儿，用作此书之评，合适否?!

今儿上午，陪人逛书店，架上一书让俺眼前一亮。《2010 中国年度小小说》，书的封面甚是洁净，除上列了六篇作品名目外别无其它装帧，王蒙、铁凝，都是名家，然更吸引俺目光的是，夏阳的《马不停蹄的忧伤》赫然在列。翻开，目录的第三位则是夏阳此文，其前仍是王蒙、铁凝打头阵。

从书店出来，俺去香港烧鹅店买烧鹅。

师傅说，一只烧鹅人民币 140 元。俺要了四分之一只，35 块钱。斩件前，师傅问，要上卡下卡？俺一时语塞。他再问。俺突然想起夏阳那本看似臭不可闻实则香艳四溢的《马桶读本》，心中一动，问，下卡有鹅腿吗？

师傅答有。俺得意地笑了。

晚餐时，烧鹅上桌，色泽金黄，香气扑鼻。

众人均叫香叫好，大快朵颐。

那美女画家吃到一半，停下手中的筷子，纳闷地看着俺，问：好像你以前买的烧鹅没这么好吃，为啥？

俺欣然答道：不知道吧？那是你读了《马桶读本》缘故。
笑。

权且为序。

2011-02-18 于惠州家中

目录

序：从马桶之臭到烧鹅之香

周晓洪 / 1

开 房

/ 1

讲 课

/ 3

安 检

/ 5

照 相

/ 7

洗 脚

/ 10

装 阔

/ 12

天 问

/ 13

真 话

/ 17

挡 灰

/ 18

狗 男

/ 19

狗 女

/ 21

解 字

/ 23

网 事

/ 24

大 师

/ 25

道 士

/ 28

野和尚

/ 30

正常论

/ 32

烧钱玩	/ 34
关灯人	/ 36
太委屈	/ 38
十不嫁	/ 40
修理美女	/ 41
妙趣字生	/ 43
月饼冤案	/ 44
大同小异	/ 45
找 吃	/ 47
飙 车	/ 50
比 拽	/ 54
小 街	/ 57
裸 体	/ 60
跟 踪	/ 63
澡堂子	/ 65
蒸馒头	/ 68
三鲜粉	/ 70
半斤八两	/ 74
夜滞广州	/ 76
收藏白酒	/ 78
三个火枪手	/ 81
塑料玫瑰花	/ 84
疯狂的烟民	/ 87
老 贾	/ 89

寄 书	/ 93
艳 遇	/ 97
站 街	/ 102
呼朋唤友	/ 112
花花世界	/ 116
上山吃荔枝	/ 120
神奇的瓜子	/ 123
厕所之城市版	/ 127
厕所之乡村版	/ 130
后记：马桶上的盛宴	夏阳/ 134

开 房

非鱼老师曾在一篇文章里深情地歌颂俺：
他在把事业之外的几乎全部心思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……
对这句话，俺从未表示异议。

其实，俺很想说，写作，只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俺不喜欢泥沙入海，将有限的自己投入到某项无限的事业之中去，比如狗日的文学。

命只有一条，俺不是傻子。

相对身边的狐朋狗友，俺只是用他们嫖妓泡妞的时间来写小说。
一个是身体的快感，一个是精神的宣泄，一个射出的是液体，一个射出的是文字，无本质的区别。

就像做爱，无论是生理需要还是性爱至上，无论是伟大的爱情还是齷齪的通奸，在上帝眼里，神马都是浮云，我们只是两条野外交媾的狗。

大谈人生意义，既无耻，也奢侈。

开房写小说或者嫖妓泡妞，均属个人隐私，和内裤颜色一个级别。俺讨厌上纲上线，讨厌举着放大镜，照射出高尚抑或低贱的DNA。

俺就是上帝眼里的那条狗，狗样人生，狗般生活。

写作，充其量是俺身体达到高潮的一种精神叫床。

近期，一直忙于养家糊口。

那天，在去酒店开房写作的途中，接到非鱼老师的短信：不至于这么用功吧？

俺立马面红耳赤。

俺向来是以懒而著名的。

某寒冬腊月，清晨尿急，俺躺在床上使劲地憋，憋到最后，左顾右盼，从被窝里一探胳膊，顺手操起烧饭炒菜用的铁锅，客串了一回尿壶。

从此，多一心得：在锅里撒尿远比坐在马桶上要爷们要舒畅。

欠债还钱，欠稿偿命。

如果不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，俺不至于如此玩命。

当懒不懒，你以为俺脑残呀？

进酒店客房时，发现一老家伙搂着一个下下一代，几乎是同时进了隔壁的房间。

打开笔记本，插上电源，隔壁那丫头发动机一般的咆哮开场了。

写了不到一百字，就听见隔壁偃旗息鼓的哗哗地洗澡声。

靠，也太不给力了吧？

俺这边才开始前戏呢。

俺翻开事先备好的春药——一大堆写作资料，心想，得好好补一补，毕竟这是一场持久战。

讲 课

和几个开商场的老板饮茶聊天。

聊怎么把狼一般的员工抚摸成羊，聊俺创造的夫妻之合伙理念，聊如何玩女人一样玩商场超市，聊欧洲人的折扣店美国佬的货仓……

聊到兴致，便乱了规矩，有些张牙舞爪。

某老总喜形于色：靠，你小子连这个也会，人才！去我那里做副总，月薪三千。

俺挖出一支“白沙”叼在嘴里，刚划亮火柴，听见他的话，便将“白沙”小心翼翼地放回烟盒，再从他口袋里肆无忌惮地摸出两支软“中华”。

一支自顾自地点燃，一支别在耳朵上。

俺悠悠地喷出一团烟雾，说：除了生孩子，俺啥不会？你说，啥不会？从种田到看病，从厨子到编辑，从街头耍把式卖艺到为政府写叫床文章……

头顶上，一把上了年纪的吊扇，咿咿呀呀地转个不停。

那人富贵命，难受地咳了起来，咳得脸红脖子粗。咳完，挥了挥手，赶跑眼前的烟雾，说：孙子才谈兵法谈革命家史呢，你痛快地给个话儿，去还是不去？

俺挠了挠头，痛苦地说：俺……俺还真不习惯卖。

为了免除对方的尴尬，俺又说：承蒙您看得起，俺给你培训员工，如何？

培训员工？

就是讲课啦。

那人颇有兴致地问：多少钱？

俺像烧钱一样又点燃了别在耳朵上的那支软“中华”，盯着旋转的吊扇，脑海里也飞速地旋转起来。好一会儿，俺跺了跺脚，说，500块钱一小时，外加一个盒饭和一瓶二两装的二锅头，酒席就不用铺张了。

那人点点头：OK！

这事儿却有 O 没 K。沮丧。

唉，无良商家一个。



安 检

某晚，从深圳飞武汉。天阴沉可怖。

在机场过安检时，夜密密麻麻地黑了。

一个壮实的家伙把俺堵在安检台上，性猥亵一样，用扫描器在俺身上反复扫。

前后，左右，上下。

俺颜面扫地。

那家伙铁塔一样魁梧，一双豹子眼，锐利地盯着俺不放。显然，俺成了他的阶级敌人。

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可惜，他再魁梧壮实，也只是群众中的一员，代表不了谁。

俺没理由不怒火中烧。

俺忘了带革命的猎枪，所以迎接他的，只能是横眉冷对。

在空旷无垠的候机楼苍穹下，在剑拔弩张的安检台前，俺和他，像一头羊和一头狼，狭路相逢。

末了，他瞅上了俺的鞋。

羊再温顺，也会有生气的时候。俺把鞋脱了，直挺挺地站在他面前。俺的四个脚丫子，勇敢地 from 袜子里面站了出来，以示严重

抗议。

俺真生气了，不就是老子长得不太正宗吗，但不至于遭受如此歧视吧？

俺也是有春天的，有尊严的，和非洲大陆的兄弟姐妹一样。你丫的再不识趣，俺就扒裤子喊强奸，就做芙蓉哥哥，一夜之间红遍全国。

俺阴暗地笑了。

那家伙最终阳痿了，举而不坚地乌着脸，示意俺 PASS。

俺知道他那点曲里拐弯的心事——

为什么没搜出点啥，比如管制刀具，比如枪支弹药，哪怕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

可惜，他失望了。

那对贫寒的小夫妻，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夜，你们一穷二白，摸着石头过河，是不是真的姿势欠妥？

否则，凭啥俺长得如此缺乏技术含量，又如此遭受歧视？

照 相

避孕套的横空出世，有效遏制了艾滋、梅毒等性病的传播。然后，爱情简化成性爱，性爱泛滥成性交。村村流行一夜情，全国各地都有丈母娘。

伟哥歪打正着，让男人大踏步告别三鞭时代，集体雄起。男人雄起后，便在女人身上深挖洞，广积粮，急称王。

老家伙也雄起。老家伙靠一粒蓝色的小药丸打拼天下，天涯啃嫩草，随地大小便，在孙女辈的丫头身上老汉推车，还我河山。

卫生巾是女人的样板工程。依照创可贴的设计原理，卫生巾艰难问世后，女人才得以告别“背背佳”，告别月经带，轻轻松松做女人，将每个月最烦的那几天演绎成一种人生享受。城市下水道却遭殃了，到处哭爹喊娘，频发肠梗阻，那个堵啊，蔚为壮观，犹如河北到内蒙古的高速公路。

由此可见，人类一些引以为荣的发明，在某些领域，其实很断子绝孙。

照相亦是如此。当然，文化人叫摄影。

照相机的发明，iphone 4 手机的横行霸道，电脑 PS 的移花接木，这些对于“形不太像神勉强似”的绘画艺术，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。

摧枯拉朽，锐不可挡。一如 80 后的小三。

今天的绘画艺术，玩朦胧手法，抛弃了“像”，追求懵懵懂懂的“似”，早已经边缘化民工化，在贵族和小贩之间的夹缝里残喘苟延。所谓的绘画艺术，也就是拍卖会上，一群疯子举着钞票，追着俩孩子——梵高和莫奈——高呼：让升值再飞一会儿。

为了和疯子划清界限，俺从不照相。

很多公开场合下的合影，俺都是知趣地回避，知趣地躲在厕所里哭泣。

有人问为啥？

俺的回答有两个版本——

版本1（痞子式）：丑有丑的尊严。

版本2（学者式）：今天，是一个动不动讲证据和DNA的社会，我们应该从“艳照门”等门缝里汲取教训，看好自己的脸，还有电脑。

一日，某杂志预约俺的玉照上封面。

俺虚荣心作祟，心中颇为纠结，大雁般一会儿排成一字，一会儿排成人字。

杂志社方面告之：对方是专业的摄影师，香港过来抢食的，国际顶尖水平，不会让你雪上加霜。

欣喜若狂——俺的春天来了。

一狐朋狗友得知，拱手相贺：放心去吧，照完后我把相片放大，大过年贴门上，辟邪！

俺大义凛然：你应该贴床头，在俺的虎视眈眈下，你丫的绝对阳痿！

在影楼，那个号称国际顶尖水平的摄影师，瞅着俺，目不转睛。俺心里发慌，头埋在双膝间，像一只不得志的鸵鸟，更像一名考试不及格的学生。

半天，俺鼓足勇气问，是不是太惊艳了？

他的回答，让俺有从九楼跳下去的冲动。他说，有点。

